

科學幻想小說

杜漸譯

星童



昭明出版社印行

科學幻想小說

星 童

暨大中文系惠存

馬國權收贈



杜 漸 譯

昭明出版社印行

星 童

杜漸譯

出版：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51-53 號
兆豐商業大廈十三樓
電話：5-292860 (三線)

印刷：濤文印刷有限公司

公元一九八一年六月第一版 定價：\$11.0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次

一	科幻小說，我愛你！（代序）	杜漸
六	搖籃飛船	大衛·甘普敦
二七	星童	伊莉莎伯·梵西特
四五	電腦作家	露絲瑪利·譚普利
五五	巨蟹	大衛·甘普敦
八〇	天外來客	羅渣·馬里遜
九〇	流星之謎	約翰·哈爾堅
一一七	怪電話	米高·甘尼
一二三	星期六晚是最忙的一夜	帕美拉·克利亞維爾
一四〇	微型恐龍	大衛·甘普敦
一六一	生命	露絲瑪利·譚普利
一七六	玩具熊的入侵	奇連·陳德勒

科幻小說，我愛你！（代序）

杜漸

我羨慕今日的青少年，他們可以讀到很多科學幻想小說，這對他們的未來，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而我在童年時代，只能看到《封神榜》、《西遊記》，誠然這些古典小說也充滿了美麗的幻想，但僅只是幻想，同科學並無關係。我的孩子就比我幸福多了，年紀輕輕就看到《第三類接觸》、《星空奇遇》……這使他們視野廣闊，攻讀科學的勁頭也就大得多。我認為科學幻想作品能鼓起人幻想的翅膀，去探索新的世界，這樣的作品，是進取的，鼓勵人向上的。

中國的文學，特別是五四以來的文學，有着現實主義的傳統，重現實而輕幻想，這同中國的歷史發展情況有很大關係。從古典作品來看，除了唐代的一些傳奇，明代的《西遊記》、清代的《聊齋誌異》，帶有一定的幻想色彩，而現實主義的傳統始終是文學的主流。在中國的狐鬼故事中，地獄或天堂，也只不過是一種變了形的人間，就算幻想力最豐富的《西遊記》，孫悟空大鬧天宮，也不過是起義農民同封建王朝統治者的矛盾的一種變形的反映罷了。《封神榜》中的雷震子，二郎神和駕風火輪的哪吒，可以飛天遁地，也只寄託了古代人的幻想與希望，同科學還掛不上鉤。如果說，科學幻想小

說是一種外來的品種，那是因為中國長期來在科學上的落後。西歐國家自工業革命後，就開始向現代科學技術進軍，科學幻想小說亦應運而生；二十世紀從二三十年代開始，科技飛躍發展，科學幻想小說也蓬蓬勃勃發展起來；近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電子科學的發展在突飛猛進，科學幻想小說也進入了黃金時代。所以說，科學幻想小說是現代科技發達的產物，中國科技的落後，也造成了這一文學品種的稀少，相信隨着中國科技的發展，科幻小說一定會跟着大量出現。科學導致這一文學品種的發展，而科幻小說反過來也對科學現代化起積極的促進作用。

事實上，科學幻想小說的興起是一個非常現代的文學現象，它是近世紀工業、科技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它是當代最新的文學，也是我們時代最典型的文學。很難想像曹雪芹的時代能寫出《星球大戰》，巴爾扎克也寫不出《二〇〇一年太空之旅》的。

一般人對科學幻想小說有一種誤解，即使是西方國家也有這種情況。例如去年我同美國作家約翰·李吉特談起科學幻想小說，他說：「科學幻想小說不注重人物的刻劃，只注意故事離奇曲折，我認為小說應反映我們生活的現實，科學幻想小說並不反映現實生活，多是寫登月球，乘太空船，這對別人會很有趣，但我不需要。孩子們是喜歡它們的，因為它們是某種浪漫的作品……」換句話說，科幻小說是給孩子們看的，登不了文學藝術的殿堂。在法國，甚至一些著名小說家寫了科幻小說，不願用自己名義發表，另起一個筆名，準備隨時不認賬呢。文學史家把科幻小說目為流行作品，是上不了文學史

的。

對於這種看法，恕我不敢完全苟同，誠然，到目前為止，文學史並不把科學幻想小說當作文學作品，給予恰當的地位，但難道將來的文學史上，對這種新興的文學品種可以忽視或置之不理嗎？巴爾扎克和大仲馬當年寫連載小說，人們不是認為是「平民文學」，是流行小說嗎？但這些連載小說現在不都成了法國文學的經典作品了嗎？誰能說將來科學幻想小說不會在文學史上佔上一席之地呢？

納布柯夫說：「科學離不開幻想，藝術離不開真實。」作為科學與幻想相結合的作品，自然是有其現實真實作基礎的藝術，離開了現實的藝術和離開了科學的幻想，都成了虛無飄渺的東西，自然也無法成立和生存的。藝術的世界本來就是幻想的世界，藝術家通過他們的頭腦將現實生活的材料，加以重新組合，加以修正，甚至加以彎曲，從而塑造出藝術作品，藝術作品並不是用照相機把生活素材簡單地拍攝出來，它呈現出來的真實，往往並不是直接描述的真實，而是更高層次的真實。萊辛在《拉奧孔》中不是指出了阿波羅雕像的雙腿是故意延長，而造成了這一座雕像的「不可名狀的優美」嗎？但誰又能說阿波羅像的不合比例是不美不真實呢？這是因為藝術作品，不論是具象的還是抽象的，總還是以現實的真實為基礎的一種藝術幻想的成果。

科幻小說寫的東西，有不少目前還是並不存在的，例如星際旅行，海底城市……誰敢說下一個世紀這些不會變成現實呢？如果沒有偉大的幻想，就不會產生出偉大的科學

家，如果人類不幻想脫離地面在空中像鳥一樣飛，那麼誰會致力於去發明飛機、火箭，甚至登陸月球呢？凡爾納寫《海底二萬里》時，根本還沒有潛艇，但他創造出了尼摩船長的「鸚鵡螺號」，現在不是有了核動力潛艇了嗎？科學是最講究實際的，但是科學離不開幻想，沒有了幻想力的科學家，只是科學事務家，決不會是科學發明家，所有偉大的科學家，都從幻想中吸取了發明創造的靈感。

科學幻想小說，顧名思義，是科學與幻想的重疊與綜合，它既具有真實的一面，也有其幻想的一面，經過重合之後，很自然就產生出一種新的東西，那就是將真實與幻想兩種成分結合成一體的，以真實為基礎而高度發揮幻想力的一個新的世界。現實主義仍會在文學傳統中佔主要地位，我並不反對作家描寫現實的生活，但同時我認為真正的藝術家不應有門戶之見，不妨也到科幻世界去探索。為什麼？

首先，科幻世界的天地是無限廣闊的，既可以到地心去探險，也可以飛到銀河系外去；可以坐着時間機器去考察史前的生物，也可以到一百個世紀以後的未來去旅行……難道這廣闊的天地，不夠作家去馳騁嗎？

其次，科幻小說具有最廣大的讀者。一般來說，科幻小說是老少咸宜的，當然，絕大部份的讀者是青少年，記住！他們是我們的希望所寄託的人啊！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讀者將會急不及待地打開凡爾納、威爾斯、阿西摩夫……甚至你的作品，屏住氣息睜大雙眼，緊張地跟着科幻小說的情節，為主人公的遭遇嘆息、歡呼……當你擁有這麼多讀

者的時候，你將不會後悔從事科幻小說的創作了。

目前的科學教育，往往過份偏重於實際的知識灌輸，忽視了培養年青一代的豐富想像力，這種教育顯然是有缺憾的，缺乏想像力造就不出有創造發明的科學工作者，科幻小說正可以在這方面給予補救，彌補了這一空檔。同時，培養年輕一代的科學幻想，只會使他們頭腦更靈活，過份重視眼前鼻尖的現實，往往會使人頭腦僵化，這將會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上產生不堪設想的惡果。

科幻小說，我愛你！未來，是一個無盡的旅程，讓我們鼓起幻想的雙翼，起飛吧！中國已跨入了新的時代，必然相應產生出新的科幻作品，得到青年一代的喜愛。

此書共收英國短篇科幻作品十一篇，選擇的標準是內容健康，情節有趣，適於學生作課外讀物。其中《電腦作家》和《搖籃飛船》是杜子君翻譯，其餘是我利用業餘時間譯出。今得昭明出版社合集出版，特此致謝。

搖籃飛船

大衛·甘普敦

當瑪嘉烈醒來時，她第一個念頭就是翻身再睡。但在她的長睫毛第一次顫動的幾秒鐘後，她睜大眼睛，吃了一驚。她向上看，發覺眼前是一塊透明的塑膠板。當她嘗試移動身子時，她意識到自己是被禁錮在一個裝有襯墊的，大小剛好能容下自己的箱子裏。雖然空氣中仍然有一絲寒意，但她感到溫暖的歸來，而她噴出的霧氣，則很快就從她上面那塑膠板的邊緣消散。不管她睡在哪裏，反正她不是躺在自己平時的牀上。就像血液重新回流到她冰凍的腳趾一樣，她的記憶緩慢而肯定地恢復了。她想起了太空港，想起了一羣帶着攝影機和錄音機的人，被一列軍人牢牢地擋住，一個穿着白袍的人的笑容，和他充滿焦慮的眼睛。那白袍人說着：「不要怕，親愛的，一點也不會痛的。」她想起一個針頭刺進她的手臂——然後是一片空白；直至她感到這透明的蓋子，差點觸到她的鼻上。

她慢慢回憶起更早的事情。她回憶起那奇異的新地理班的課程，和那些古怪的遊戲。她記起曾有人教導她，當她在一個襯墊塑膠箱裏醒來時，應該做些什麼。她的手指差不多是自動的伸動着，直至它觸到箱子側面的一個按鈕；瑪嘉烈早知道它一定在那裏的。

她按了一下按鈕，塑膠蓋子就自動滑開。瑪嘉烈坐了起來。

她看到的既陌生又熟悉。熟悉的是因為有好幾個星期，她都在玩一個在這樣的地方醒來的遊戲；陌生的是因為這裏不是練習室，外面不是安全、熟悉的地球老家，而是真正的……她在一艘銀河系星際貨船的一個冬眠艙裏四下張望。

光滑的灰色艙壁發着迷蒙的亮光。船艙的天花板很低矮，瑪嘉烈感到她的頭可以碰到它。對於一個六歲大的小女孩來說，她算是個大個子了：事實上，在「特別學校」量體重和高度的時候，她看到人們嘸起的嘴唇和搖着的頭；但是由於「特別理由」，她被安排和別的人一道旅行。

別的人呢？他們在哪裏？她曾聽說：在太空船到達目的地時，所有人都會同時醒來。然而，現在她像五月早晨的雲雀那樣清醒，但室裏的其他人却仍在熟睡。其他塑膠蓋加襯墊的箱子一點動靜也沒有。或者幾分鐘的時差是無可避免的。如果她多等一會兒，別人的手指也就會按動其他的按鈕；蓋子將會一個接一個地滑開；而她的旅行同伴們將會坐起來，從他們的眼睛裏眨去多年睡眠的餘倦。所以她等待着，等待着，可什麼也沒有發生。除了那在星際黑暗中高速前進的太空船的機器發出的、只有最靈敏的耳朵才能聽得見的輕微嗡嗡聲之外，到處沒有一點聲響。瑪嘉烈感到可怕的孤寂。

她爬出卧箱，站在通往艙門的狹窄的通道上。雖然地板看來像是磨得光滑的鋼鐵，可是她的赤腳却感到地板柔軟而溫暖。她向自己卧箱旁邊的另一個卧箱裏窺望。裏面躺

着鄧漢——一個咖啡色皮膚的男孩子。他是這樣的嬌小，又一動也不動，看起來活像一個洋娃娃。瑪嘉烈直覺知道在幾分鐘內，他將不會坐起來，其他人也是一樣。她竟在預定的時間之前醒來了！在這正在茫茫太空飛馳，離任何地方也有好幾億里的太空船裏，她是唯一醒着的人。

「特別學校」的導師們，解釋過她們這旅程需要的時間是那麼長。在船着陸之前，那些留在地球老家的孩子們，早已當了曾曾祖父母了。沒有一個成年人不用冬眠法能活得那樣長久的。船上所有人都熟睡着。船由一副電腦導航。因此沒有一個醒着的人，是瑪嘉烈可以向他求援的。

如果她年紀小一點，她可能會茫然不知所措，吮着拇指等待那永遠不會到來的救援。她若是大一點，這險惡的處境將會使她十分恐慌。但六歲正好是適當的年齡（這是那些特別理由之一）。她走去找些東西吃喝。她並不是真正的肚餓或口渴；但除此之外，她還有甚麼別的事情可做呢？

過了艙壁，她發覺自己處身於一個狹窄的走廊，兩邊每隔幾步，就有一個門口。那是船上的運載艙，裏面裝載着值得運輸幾千光年的珍貴貨物。瑪嘉烈知道在她上面有機器房、控制室、特別裝備的儲藏間（瑪嘉烈學過怎樣使用這些特別裝備）、氣閘；還有那能自動準備食物的廚房。在一艘全部船員都睡着的太空船裏，對食物的需求是很少的。但瑪嘉烈聽說過，這機器能輸送出濃縮物儲藏室製造出來的任何東西，從牛扒到奶昔，

甚麼都有。瑪嘉烈正想要一杯奶昔。

在走廊的盡頭，瑪嘉烈注意到有一道梯子的腳。走廊的闊度只能容一個人經過。瑪嘉烈一邊沿着走廊走着，一邊在想：假如兩個人迎面而來，在這走廊碰上了，那該怎麼辦？會是其中一個人向後退嗎？或者船上的常規是只讓成人們只能朝一個方向沿着走廊走的吧？瑪嘉烈具有一種可以同時想幾件不同事情的頭腦，這是她被收羅進這個隊伍的另一個特別理由。

在昇降口的梯子前，她停住了腳步。除了機器的嗡嗡聲外，她還察覺到另一種聲響：一種輕微的沙沙聲，活像有人穿着皮靴子在地板上曳行。可能會有別的人醒着嗎？她極其小心地沿着梯子向上爬，盡量不發出一點聲響。她經常是一個非常细心的女孩（特別理由之三）。儘管她小心翼翼，梯子仍不免吱吱作響。瑪嘉烈停頓下來，發覺那種沙沙聲已經停止了。她深深地吸入一口氣，又繼續向上爬。

她登上了控制室，裏面已有個穿着一種制服的人在「恭候」着她。瑪嘉烈和那人都因為看到對方而感到十分驚奇。那穿制服的人不像個常人。他有着狗一般的長顎，而當他眨眼的時候，瑪嘉烈觀察到他的眼瞼並不是上下張開，而是左右張開的。而且他在不停地眨巴着眼睛。他怎樣也想不到從昇降口冒出的人，竟然是一個金髮碧眼，天真無邪的小女孩，活像一個昂貴的洋娃娃。驚呆了幾秒後，他連忙把手插進口袋，牢牢緊握着一件什麼東西。

她當然沒理由退回去。於是瑪嘉烈就走向前去。她的藍眼睛睜得大大的，臉上堆起她最甜蜜的微笑，輕輕地說了聲「哈囉」。雖然沒有跡象顯示這生物是否友善，她覺得他們應該有個友好的開始。

她的親近的表示只奏效了一點。那人耷拉着長顎，使他看來像頭飢渴的豺狼。他的目光從瑪嘉烈的身上，移到他身旁的一排開關上。這些開關是控制冬眠裝置的。所有的電鈕中只有一個是按了下去的。瑪嘉烈因此知道只有她一個人被喚醒了：那被按下的正是控制她的冬眠裝置。原來弄醒她的，就是這狗模樣的傢伙。

他指着那按下了的開關，然後指指瑪嘉烈，跟着又再次指着那電鈕。他的咽喉發出咕咕聲，既像是哽得出不了聲，又像是在說着一種非常陌生的語言。瑪嘉烈保持着微笑，玫瑰蕾般的嘴唇露出珍珠似的牙齒。「我叫瑪嘉烈，你是誰？」她問道。

他匆忙地拿出一個袖珍翻譯機，把耳機安在他的尖耳朵上；又把聲盒貼緊他的喉嚨。瑪嘉烈以前未見過這小玩意，但她聽導師提過，所以她知道它的功用。當他戴好之後，瑪嘉烈有禮貌地再次表示歡迎。

「我是誰？」那狗模樣的東西猶豫了幾秒鐘，「你是問我叫什麼吧？譯成你的語言，我的名字叫菲度。」這些從聲盒發出的地球語，和他先前的呼嚕和噪叫截然不同。他評論道：「這是一件十分有用的工具。它使外世界的人能夠和其他人——就像你——一同生活和工作；甚至使我們能在公共服務機構裏提昇到高職。」

他微笑，就使瑪嘉烈想起了小紅衫的狼外婆。瑪嘉烈什麼也不講，只是保持着她那洋娃娃般的笑容。於是他接着說下去：「我是——等於你們地球的什麼呢？對！是一個——一個海關人員。」

瑪嘉烈是一個善於觀察的女孩子（特別理由之四）。她以前經常注意到，每當大人向小孩子說謊的時候，他們總是採用一種特別甜蜜的腔調。雖然聲音經過人工聲盒，但這種謊言裏的不自然的甜蜜，仍不免流露出來。

瑪嘉烈還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東西——然而經過這短暫的接觸，她猜度他是個相當險惡的傢伙——但有一點她是頗爲肯定的：他絕不是一個海關人員。他已犯了太多錯誤，如果她多等一會，他將會露出更多馬脚。他立即又犯錯了。

「我本來想見你的船長。」他說着，伸手向那被按下了的電鈕揚了揚。每一個開關上面都標着姓名。

「你懂得地球文字嗎？」瑪嘉烈問道。

「我恐怕不大懂。」他說道。「否則我現在就不會和一個嬰兒談話了。」

「我已是六歲了。」瑪嘉烈客氣而堅決地加以糾正。

「是我錯了。」菲度微笑着，露出他那排「一分鐘都想吃掉你」的牙齒，「無論怎樣，這安排對我更合適，就讓你的船長繼續睡吧。」

他設法顯得輕鬆些，把手插進自己口袋。觸到剛才收藏起來的龐然大物，於是又急

忙把手縮出來。

「所有海關人員都配備死光槍嗎？」瑪嘉烈天真地問道。

他考慮了一會該怎樣回答，然後慢慢地從口袋裡把那柄槍抽出來。他高興地說：「讓你看吧，我猜你過去準沒有見過死光槍吧！」

「噢，是的。」她隨便地說。接着她若有所思地加上一句：「在學校時我們聽過。當然，從來沒有人准許我使用過它。」

「一個海關人員有時會遇上一些非常棘手的局面。」菲度堅持地說。

「就像現在？」瑪嘉烈存心戲弄他。

菲度的回應是一種笑與吠的混合。他把死光槍收進口袋，然後板起面孔說：「好了，小女孩，你現在得回答一些問題了。」

「你上船來幹什麼？」瑪嘉烈問道。「我想海關人員不會對一艘未着陸的船發生興趣的。」

「根據你們的時間表，你們應該還有一個月就着陸了。」

好像一切都事先約定似的，在控制儀器板上面的數字日曆計時器，這時「的嗒」一聲，在日子的總數上又增添了一日。

「我已睡了一百多年啊！」瑪嘉烈咕囁着。

可惜喚醒她的並不是白馬王子。

「現在是我問你，而不是你問我。」他咆哮起來。

瑪嘉烈想：真可惜，因為她還有很多問題想問呢：例如：爲甚麼他對這艘船這樣的無知？差不多所有從地球老家或者是新殖民地來的人，都比他懂得多些。爲甚麼他的制服這樣的不稱身？爲甚麼？……

「你可知道這船載着些什麼貨物嗎？」他問道。

「這是誰都知道的。」瑪嘉烈說道。

「甚麼？」菲度吠叫起來。

瑪嘉烈深深地吸了口氣，垂下頭來望着自己的腳踝。她猜想：開了這麼個頭，他再也不會相信她了。她打算說實話，因為她常常覺得說實話比說謊要容易得多。

「載的都是嬰兒。」瑪嘉烈說。現在似乎不是詳談的時候。地球老家怎樣被大災變所威脅（這災變是和臭氧層有關的），地球老家怎樣將一艘特別改裝的滿載嬰兒的太空運輸船，射向外太空的新殖民地，好讓多些地球人種獲得生存。無論如何，瑪嘉烈自己對這些事也半明不明白，要她解釋實在是十分困難。

「嬰兒?!」

「對。你剛才說過我是一個娃娃嘛。我們中有幾個要比其他稍爲大一點，而我算是年紀最大的了。」